**豺狼之夜** 摘自**Call of Cthulhu - 1890 - Cthulhu by Gaslight 3rd Edition** 由**奖励品**翻译

当“豺狼之夜”准备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角色扮演入门时，就算是老练的玩家也足以被它展现出来的谜团所迷惑。从一桩谋杀案的谜团开始，逐渐接触到了一个战时的秘密，接着卷入了一场关于埃及神秘学的致命事件。

时间发生在1890年代的早期，一年中的秋天；地点是不断扩张的大都市伦敦。

事件？两个退休的英国陆军团成员被杀害。

关联？有一个调查员的叔叔也是那个团体的其中一名成员……

守密人信息

在1890年代的早期，不列颠曾经为了控制埃及而与民族主义者斗争，后者在那时包括曾经在1819年被英国入侵的苏丹。尽管名义上埃及仍保持在埃及总督的掌管之下，英国人通过欧洲人控制的傀儡埃及行政机构入侵和控制这个国家的行为仍旧受到越来越多的暴力反抗。一个位于苏丹的叫做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穆斯林传教士，他宣称自己是救世主，一个预言中的救赎者，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公开反抗埃及的团体，这个事情转而迫使英国人来处理发生在那里的1870年代的问题。尽管救世主团体最初武装匮乏，但是当一个埃及的军队被送去镇压叛乱时，却被屠杀干净了，并且他们的装备被叛乱者用来武装起自己来。被温斯顿·丘吉尔描述成“也许这是最糟糕的军队曾经进行过的战争行军。”的1883年的希克斯远征队，也同样的失败了。

在1884年，英国觉得更深一步的介入苏丹是无意义的，并且派遣将军查尔斯·乔治·“中国”·戈登去监督埃及现存的驻防部队撤退。在当时驻防部队被分散且救世主团体的势力到处都是的情况下，要做到撤退无疑是困难的。不幸的是，戈登的荣誉感不允许他撤退直到所有在埃及的士兵撤退完毕。或许是注定的，他在喀土穆被包围了。英国不紧不慢地送出了一队救援的军队，所以救世主团体在1885年一月攻陷了喀土穆，导致了城中所有的人死去。苏丹最后被再次入侵并且救世主团体在1898年被赫伯特·基奇纳领导的军队击败。

在1884年，喀土穆被攻陷前的一年，被称作Buffs的第一军团（东肯特团，由于他们的浅黄色衣装和皮革装备而得名）最初驻扎在南部埃及的苏丹边境。一个由陆军上校尼古拉斯（“无畏之刻痕”）·霍林斯沃斯领导的几百人组成的武装势力，由于之前在阿富汗的调度使他们的战力处于低谷期，并且已经遭遇了狂热的救世主武装势力。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小规模战斗后，有将近一半的部队成员被送进医院，剩下的健全第一Buffs军团成员撤退到位于尼罗河的阿斯旺北部，并且他们的职责被局限在于维持当地治安。在那里上校霍林斯沃斯得知了一个谣传中包含人祭和恐怖魔法的神秘邪教正在阿巴丹岛附近的村庄运作。基于对另一个宗教热情的叛乱煽动的害怕，霍林斯沃斯从未负伤的人中集合了40个左右最好的人组成临时部队，同时告诉他的副官少校约翰·高尔，宁愿要有经验的老兵胜过新征募的士兵。他们像复仇天使一样开始进攻邪教。

这个半桶水的部队没有损失一个人，但是当一切结束之时，这个位于阿巴丹岛街道下方的小神殿充斥着超过20个教徒的血液。在神殿中发现了几片黄金饰品和仪式的装饰品，少量的古代人工制品，一些差不多样式的古代卷轴，和一个普通的木乃伊棺，里面有一个干瘪了上千年的尸体。霍林斯沃斯拿走了他最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安排了剩下的东西在黑市上出售，将收益所得分发给了这个队伍里的人以作为他们英勇的奖励。

之后第一Buffs军团都没有恢复足够的实力被派去喀土穆，这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对于他们来说是幸运的。这只军队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再次达到它的巅峰时期。

同时，许多的幸存的成员退休并回家。上校霍林斯沃斯带着他那异国的财宝返回家乡——其中包括木乃伊和卷轴。他把卷轴交给一个老朋友，一个业余的埃及古物学者，杰弗里·约旦，希望他能破译它们。几周之后，面带惧色的约旦退还了这些卷轴并且询问霍林斯沃斯关于这些东西是怎么获得的。困惑的上校看着约旦惊恐的表情叙述了他的故事。接着约旦透漏了他所发现的东西。

约旦介绍说，这个卷轴，记载了一个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古老邪教的历史。这个邪教甚至在人类出现以前就被栖息于尼罗河区域的黑暗势力所崇拜。这个木乃伊是他们的第一个高阶祭司Sekh-T’aut，一个拥有难以置信的魔法之力并且持有来自群星的恐怖知识的人。在他死后，邪教保存了Sekh-T’aut的身体，并且他留下了一个预言，预言他会在一个处于他所信奉的神明的掌控下的新世界重生。关键是，这个预言申明了只有在异教徒入侵并拿走他所留下的物品到一个遥远的大陆时，Sekh-T’aut的重生才会发生。在这里，预言还说道，Sekh-T’aut将会重生，并且他的复仇会将亵渎者的整个国家带入衰亡之中。这个卷轴提供了复活Sekh-T’aut所需的仪式，但是像邪教那样尝试是不能复活他的——预言的条件还未实现。

总是如此的天真浪漫，以至于约旦开始相信许多从他的研究中发现的信仰和迷信，并且现在正如4000年前写的一样，一部分关于这个埃及的预言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更让他确信这个故事将会成真。霍林斯沃斯的发现，约旦说道，诞生了一个诅咒，这个诅咒威胁到了那些毁灭这个邪教的人，那些接触到这个事件的异教徒，甚至是英格兰本身也受到了影响。霍林斯沃斯开始嘲笑这些迷信的胡说八道，但是约旦很固执的认为：上校的行为已经注定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了。这件事情最终让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划上了句号。

几年后的现在，这个诅咒看来最后还是开始生效了。一周前，奥兰·雷诺兹，一个曾经参加过阿巴丹岛的行动的士兵，跌落在伦敦查理十字街车站的列车前。几天后，中士梅杰·赫伯特·克劳奇的尸体，另一个成员，被发现在他在多佛的房子里死于窒息，他的气管被压碎并且他的脊椎骨被一个难以置信的力量所捏碎了。

上校霍林斯沃斯现在被一个富有教养的年轻埃及人穆尼尔·法埃斯所拜访。这个神秘的法埃斯知道霍林斯沃斯的财宝，和陪伴着这些财宝的诅咒，并且试图说服上校在“为时过晚之前”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他。然而霍林斯沃斯并不是那种屈服于威吓的人。他用一根马鞭将法埃斯从他的肯特的房产中赶出去，同时威胁他如果再回来就要报警了。

法埃斯文雅的表面下隐藏的是对埃及古神：阿努比斯，赛特和巴斯特的宗教狂热。他是一名魔法师和邪教徒，是其中一个在阿巴丹岛，霍林斯沃斯获取他无情的财宝的地方被杀死的邪教徒的亲戚。法埃斯几乎不知道关于被黑暗庇护着的木乃伊化的祭司Sekh-T’aut的事情，但是他知道关于那个预言的事情，并且他现在正在试图找到那些被偷走的记载着Sekh-T’aut复活秘密的卷轴。

法埃斯在伦敦并不是一个人。和他一起的是一对在伊斯灵顿租用一栋废弃房屋的埃及狂热信徒。阿瓦德·萨拉马和尤瑟夫·拜克德谋杀了奥兰·雷诺兹，把他推到了火车前。

然而，中士梅杰·克劳奇并不是他们杀死的。这件事是其他人做的，一个高耸的豺狼头人身的东西——斯克芬斯之子。当法埃斯呆在斯特兰德大街的萨默赛德酒店里维持他的体面氛围时，这个无声的、难以安抚的生物，正站在法埃斯这些人类帮凶的一边。法埃斯同时也创造了一些僵尸来支援他的同伙的恐怖行动和谋杀。

这些人和他们那耸人听闻的仆从渴望得到Sekh-T’aut的木乃伊和那些卷轴。正因为沉迷于此而不能自拔，如果他们能至少获得那些卷轴——或者说卷轴的其中一份——法埃斯就能尝试复活躺在霍林斯沃斯书房里的木乃伊。他们知道霍林斯沃斯的部队的其他成员的位置，并且打算恐吓和（或）杀死他们来恐吓霍林斯沃斯，使霍林斯沃斯听从他们的想法。正因如此，霍利斯沃斯和他的家庭成了这个充满着恐怖和谋杀的活动的目标。

潜伏于黑暗中的人物正在悄悄接近伦敦被浓雾笼罩着的街道和房屋，同时谋杀和古老的魔法正在酝酿中。调查员们能赶在其他人被杀前破译秘密吗？或者是他们附近的某个人即将受害？

调查员导入

这个故事的导入十分简单。艾伦·佩斯（参考下面的文本）是其中一个调查员的叔叔。他计划和他的侄子/侄女在某个星期四吃晚饭，但是在星期三时他出现在调查员的住宅像他们致歉：他必须去多佛参加他以前的战友中士赫伯特·克劳奇少校的葬礼，所以无法完成跟他们的约定。佩斯，调查员在与他的无意的交谈中，提及了这是他在过去一周参加的第二个老战友的葬礼了：可怜的老奥兰·雷诺兹在上周跌倒在了查理十字街的列车前。如果调查员想要去看看这类的信息，一个成功的图书馆使用可以得到一份刊登着奥兰·雷诺兹的死讯的伦敦报纸；这个信息在“豺狼之夜信息#1”上。如果有问道，佩斯会告诉调查员健壮的中士梅杰招受到了未知的袭击而被勒死了。

调查员的好奇心可能会被最后一项事情所激怒，然后他或她将会希望跟随佩斯去多佛调查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谦逊的佩斯将不会反对。在去多佛的火车上，佩斯能讲述一些关于他以前的部队，Buffs的一些事情。这些信息将会在下一个部分，“关于Buffs”里给出。

这里可以些许知道的消息是多佛的中士梅杰·克劳奇的葬礼位于暴露在风中的山顶教堂墓地进行，那里将只会有他的几个朋友和家庭成员出席。他以前参加的部队只有艾伦·佩斯和矮小的托比·诺顿（之后讨论）参加。托比很高兴见到佩斯在这里，并且声称只有仁慈和慷慨的少校（约翰）·高尔支持他进行这个旅程；少校支付了托比的火车票钱并送来了一个大大的花圈。托比对于上校（尼古拉斯）霍林斯沃斯的缺席有些许恼怒，虽然他承认自从上校不久前就没有来伦敦的海陆军俱乐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上校这段日子确实非常的忙。

任何人设法在葬礼上（趋向于无礼地）询问克劳奇的姐妹时，必须尝试一个幸运判定；如果成功则询问将会获得带有些许轻蔑的回答，但如果失败则会遭到1d2的信誉损失，作为他/她在公共场合进行的鲁莽行为遭到拒绝的代价。

在任何情况下，克劳奇的家庭成员都知道的少之又少。克劳奇，一个鳏夫，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他是一个坏脾气的人，但并没有什么广为人知的仇敌。他的遗体被发现在花园里，一个死于窒息的受害者。屋子里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也没有人看到他被杀的那晚有什么不对头的事情发生。当地报纸也刊登了差不多的信息；一篇刊登在多佛报纸的文章出现在下面的“豺狼之夜信息#2”里。

警方知道的东西可谓多不了多少。要获得这些信息就必须进行一个法律或者说服的判定或者拥有一些警方的背景或联系人。他们能跳过克劳奇的家庭成员和报纸所知道的事情，但是也知道袭击克劳奇的人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受害人的气管被压碎了，并且他的脖子的骨头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挤压在了一起，只留下了手指形状的痕迹在受害人的喉咙上。如果任何人想怀疑这个袭击者不是人类，警察会指出这些手指痕迹就是他们所拥有的证明是人类的证据。一个邻居报警说他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人在克劳奇被杀的那晚上出现在死者屋子的（花园）后门附近，但是他太黑了以至于无法辨认出他的样貌来。警方对于这个人可能是谁没有什么头绪。多佛警方没有察觉到雷诺兹的“偶然”死亡，和这个事件有什么理由联系在一起。

艾伦·佩斯

**一个调查员的叔叔**

艾伦·佩斯是一个现年30多岁的面带笑容，高瘦的男人。他住在离皮卡迪利广场不远处的一栋有他所持有的小型裁缝店的楼上的公寓。他直到现在还是未婚。佩斯长时间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中。但是他不是傻瓜，仅仅是没有意识到而已。也许这导致了他更趋向于笨拙，且容易被分散注意力。他同时也倾向于以一种天真烂漫的眼光看待事物。佩斯的两个主要关注领域是衣服和鸟类。他的生意广受好评，并且他的制品物美价廉。与佩斯有关系的调查员将会知道他之前是在军队服役，一直到几年前才返回伦敦，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成年时光。佩斯曾经驻扎在埃及，并在188几年的早期经历过几场战斗，且至少负伤过一次，虽然并不是很严重。尽管他偶尔会被激怒，调查员和他的家庭成员仍旧非常喜欢他。

豺狼之夜信息#1

**惨剧！查理十字街竟然有人跌倒在火车前！**

昨天下午位于查理十字街车站的目击者无不惊恐于发生在那里的一起进站火车撞击月台跌倒者的致命事件。奥兰·雷诺兹，在这起事故发生后的短时间内便享年42岁。这个曾经参加过苏丹战役的老兵现就职于一家商店做店员，先于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和他们的两个孩子死去了。葬礼将会在这周的晚些时候在位于肯宁顿的圣约翰教堂举行。在调查期间，人们相信这个事故只是由于一个普通的冒险行为失误导致的，但是却造成了下午的火车服务被严重的干扰，整个月台被迫关闭。铁路官方董事会正在加紧调查以决定在未来如何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

豺狼之夜信息#2

**一名战斗英雄被残忍杀害**

退休的梅杰中士被勒死在他的家里

一个极其残忍且震惊人的凶手在毫无动机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多佛的郊区进行了犯罪。中士梅杰·赫伯特·克劳奇，51岁，在昨天早晨被发现以一种未知的方式被人勒死在他的家里。他的一个邻居报警称在受害人被害的当晚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克劳奇住宅的花园门口附近，并且警方迫切地想要与了解这个人的身份的人交谈。中士梅杰·克劳奇在他退休前曾经服役于Buffs军团前往过阿富汗、埃及和苏丹，1889年退休后便返回到他的亲戚住的地方附近生活。他在当地以执教当地的橄榄球队和他的获奖玫瑰而知名，所以这将会使大家对他非常思念。

关于Buffs

当调查员们得知这两次神秘的死亡事件都是Buffs军团里的退休士兵时，他们可能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个看起来被危机到的军团的事情。艾伦·佩斯能获取到足够的材料，但是只有上校霍林斯沃斯，托比·诺顿，少校高尔和非军团成员杰弗里·约旦知道关于袭击阿巴丹岛的邪教的细节。

（为了防止出现任何的误解，可以提醒接下来关于Buffs的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历史上的第一军团Buffs确实服役于1880年代的苏丹，但是没有出现在阿富汗和印度，并且他们没有被任何一个叫霍林斯沃斯的人指挥过。这里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经参与过任何在南埃及进行的破坏邪教的活动，并且这里各个出现在军团里的成员的名字也是虚构的。）

Buffs军团有一个追溯到1572年的著名历史事迹。他们曾经参与过许多的外国战事，并且大部分最近发生在188几年的前期的埃及和苏丹。由于战事他们迅速抢先驻扎在了阿富汗和印度。

指挥第一军团从印度前进的是一个被他的士兵称作是“无畏之刻痕”的粗暴、勇敢且说话干练的军官上校尼古拉斯·霍林斯沃斯。艾伦·佩斯，托比·诺顿和赫伯特·克劳奇也是自印度以来便在Buffs中服役。在埃及，一名年轻的贵族上尉约翰·高尔被晋升为少校，同时还有迟来的奥兰·雷诺兹和一个年轻的军医埃利奥特·桑斯特被征召在其中。

在1884年袭击阿巴丹岛邪教期间，佩斯正因为受伤而躺在担架上并且年轻的桑斯特留在后方照看伤员。霍林斯沃斯，高尔，诺顿，克劳奇和雷诺兹这时正在袭击队伍中。（其他参与袭击活动的人住在伦敦外的地方，并且不在这个剧本的可视范围之内。）那些参与到袭击的人都发誓对于这些财宝的发现保持沉默，所以当上校霍林斯沃斯出售这些东西时可以分得更大的份额。霍林斯沃斯自己没有拿走任何钱，而是保留了卷轴和木乃伊。

在阿巴丹岛之后，第一军团Buffs返回去与救世主团体战斗，但是遭到了太多了损失以至于他们撤出了阵地。自从他们避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成为戈登军团在喀土穆的一部分战力，他们的撤退可以说是幸运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军团的成员退休并返回家里。上校霍林斯沃斯返回他在伦敦的房产安顿下来，在那里他结婚并开始经营一个家庭。艾伦·佩斯开了一家裁缝店。少校高尔继承了他的家庭的财产并过着贵族般的生活。埃利奥特·桑斯特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并且在伦敦进行实习。托比·诺顿在海陆军俱乐部当杂工（低级服务员），在那里他只能以他以前的长官的接济来过日子。奥兰·雷诺兹是一个商店的店员。赫伯特·克劳奇退休后住在他的房子里边写他的回忆录边种玫瑰。

随便询问其中任何一个人问题便可以得知大部分信息。那些人的描述在下文单独列出。要注意的是那些参与到阿巴丹岛的袭击的人仍然坚守着他们发誓的诺言，虽然其中一些能以正确的方式来说服公开这些信息。

一个成功的灵感判定可以让调查员了解到也许与这些人会面并寻找更进一步的信息的最佳地点是位于蓓尔美尔街的海陆军俱乐部——只要与开裁缝店的艾伦·佩斯进行一次简短的交谈，也可以获得这方面的建议。

海陆军俱乐部

海陆军俱乐部坐落于蓓尔美尔街36号（就在白金汉宫的北边），当然那里还有茫茫多的其他绅士社交俱乐部。当然限制那些寻找女皇陛下的武装部队的人的东西就是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啦。这个俱乐部大致有2400个成员。像大多数绅士俱乐部，它是一家具备图书馆，阅读室，桌球/游戏室，酒吧，餐厅，私人会议室和一些出租的贵宾房的俱乐部。这里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奖杯和战争纪念物（武器、地图、军团旗帜、画和肖像），还有数之不尽的从其他大陆带来的纪念品。

当调查员们到达这里时，他们会被看门人碰见。除非他们有一位俱乐部的成员陪伴着（最有可能是佩斯），否则他们将会被转移到一个等候室等待他们想要见到的人出现。佩斯能介绍调查员们给一些成员，包括下面讨论到的两个人。大部分成员通常只是普通市民而不是军人，但是那些服役于陆军或者海军的人将会更加开放。

只有两个第一军团Buffs的成员目前仍然定期的访问海陆军俱乐部。托比·诺顿，那个调查员们在中士梅杰·克劳奇的葬礼上碰见的长得像老鼠一样的小个子男人，现作为一种“私人”类的服务员就职于俱乐部；他能被发现在这里如果调查员幸运的通过了一次目前最高的意志判定。其他能在这里遇到的第一军团Buffs的成员是少校约翰·高尔，只要任何一个调查员通过一次减半的幸运判断即可遇见。这两个人的将会在下面描述。

一件可能会被这几个俱乐部成员提及的事是上校霍林斯沃斯在几周前开始就没有在出现在俱乐部了。霍林斯沃斯受人爱戴和尊重，他的缺席被舆论炒作是疾病或者是家庭危机。

社交俱乐部

这里有几十，也许甚至几百个不同的俱乐部存在于伦敦。每个俱乐部都致力于某个领域的兴趣，可以是政治，运动，艺术，食物，旅行或者是一些古怪的东西（例如在福尔摩斯故事里的第欧根尼俱乐部，在那里那些反社会的成员有一个严格的规矩，禁止在俱乐部里演讲）。

要成为这些俱乐部的会员必须拥有中等或者以上的职业，并且可能需要一个最低水平的信誉，这取决于这是否是一个私人俱乐部：实际情况下，对于艺术家和没有军官级别军阶的军人的要求将会比那些政治俱乐部要低些。这些俱乐部的年费为3至16英镑，在包括了一个入场费之后是5至40英镑。这些费用用于购买会员的特权比如私人图书馆和阅读室，还有简直不要太棒的社交体验，通常会以略高于成本的价格提供的足以媲美最好的餐馆的食物。

调查员们中有谁是俱乐部的成员将能使用俱乐部的资源，联系到那些杰出的和/或有趣的人，也许那里有一个地方是邪恶势力进行简短休息的地方。这些俱乐部和它们的成员也能提供守密人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介绍与剧情挂钩的东西。

俱乐部的潜伏者

调查员们也许希望问问托比·诺顿最近是否有任何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俱乐部。首先，所有他能想到的事情是上校霍林斯沃斯最近的缺席。不管怎样，随着日期的一天天逝去，他开始注意到在某些晚上有一个神秘的人或者说身影潜伏在俱乐部旁边浓雾环绕的小巷。托比开始没有去想那是什么东西，但是随后他的恐惧感开始涌现出来，他害怕那个身影是个冲着他来的杀人犯。（事实上这是豺狼头的那一个还是人类邪教徒拜克德或萨拉马还有待探究）其他出入俱乐部的人也许也看到了这个潜伏者，虽然他们只记得那是一个看起去相当高且有力量的外观的身影。

如果守密人希望的话，调查员们可能会短暂的目击到这个潜伏在浓雾中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潜伏者（们）会允许逃跑，当然只是暂时的。

托比·诺顿

托比·诺顿是一个有着尖细脸庞的瘦矮的鼠头鼠脸般的男人。虽然他只是即将踏入40岁大门，但是由于他与酒为伴的艰苦生活，他表面上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他很友好，但是有时候趋向于选择扒窃东西来支付一顿饭或者一瓶酒。几个便士便能获取到他的信任——一个或者两个先令便能让他为你奉献一生（好吧，也许一周）。托比在他服完国外的兵役后返回伦敦，且没有征召的破产了；幸运的是他能说服上校霍林斯沃斯和少校高尔给予他一份在海陆军俱乐部的工作，在那里他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室房间。

诺顿曾经参与到袭击阿巴丹岛邪教的行动中。他以一种凶狠的态度忠于上校霍林斯沃斯和其他在他所在的军团的战友，所以他不会轻易就背叛他们的信任。然而，如果给予一些英镑，或者让他明白他掌握的信息使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最好两者，都有），他可能会变得温和并说出他所知道的东西。

关于阿巴丹岛的袭击，诺顿回忆起上校霍林斯沃斯想要粉碎邪教以预防未来的宗教狂热暴动。他组织了一个大约有40人的部队并且行进到一个发现邪教的地下神殿。关于那个地方有一些很明显不健康的东西在那里；诺顿不能准确地说出是什么，但是他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打了一个冷颤。所有的邪教徒都被杀死了，并且后来霍林斯沃斯上校变现了所有邪教徒的财宝并把钱分给了参与到这次袭击中的人。每个人都明确表示对这件事情保持沉默，所以只有这些参与到袭击的人分到了战利品。诺顿回忆说上校他自己没有拿走任何钱，但是保留了一部分的财宝——鬼知道那是什么。他记起其中有一个木乃伊：一个干瘪瘦小的家伙，很无趣的，躺在一个简单的木质棺材之类的东西里。诺顿当然也能列出大部分参与到这次袭击里的人的名单：霍利斯沃斯，他自己，少校高尔，中士梅杰·克劳奇，奥兰·雷诺兹和其他几个人。

诺顿是一个迷信的人，如果他被提醒突然爆发的凶杀案可能跟阿巴丹岛的袭击有关，他会变得越来越害怕。之后除了向可能拜访俱乐部的少校高尔和上校霍林斯沃斯求救，他会花费他所有的时间呆在俱乐部。任何尝试都将徒劳——只有鄙视。

托比的命运将会在冒险的后面讨论。

少校约翰·高尔

另一个调查员们可能见到的第一军团Buffs前成员是少校约翰·高尔。这个少校是一个矮胖，有着红润的布满胡须的脸庞的中年男子。他和蔼，唠叨且慷慨。他是家里的老二，但是当高尔在埃及服役时他的哥哥死了，所以当他返回家里时，高尔发现他自己成为了家族财产的继承人。

除了一处位于萨福克的乡下的房产，高尔还拥有一座位于时尚的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宅邸，他和他的太太莫林还有一些仆人住在那处宅邸里。

少校很友好但是对待那些处于中产或者以下阶级的人时表现得简单粗暴（在最好的情况下），同时对于那些身份和他差不多的人表现的更加开放。他用一些爱好来回忆他的部队生活，且尤为享受和那些军官玩纸牌，这是他在俱乐部一周几次的消遣活动。高尔清楚的记得他招待过的那些军官，但是谈到士兵时却记得不怎么清楚。他把霍林斯沃斯看作是一名年老的复古骑士：一位具有献身精神且知识渊博的战士。他们两个仍旧是朋友，虽然高尔已经有超过一周没有见到上校了。除了霍林斯沃斯，高尔很少有联系他的其他老战友。少校当然差不多每天都有接触到托比·诺顿，但是他把诺顿看作是一个“员工”：他不会想起诺顿也是Buffs中的一员除非有人在事实上指出这一点。

高尔将不会谈到阿巴丹岛的袭击，即便是某些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也是如此。类似的东西并不能作为筹码对于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军团的荣誉诸如此类的东西。他没有一丁点迷信，所以将会拒绝去相信这些古老的诅咒，行走的木乃伊和有着动物的头的人。如果调查员们做出了让高尔生气的事，他将会把警察叫来。

少校高尔之死

这个事件应当发生在调查员们会面过高尔的不久之后，也许在一次或两次的会面之后。高尔在享受从俱乐部步行返回家的运动时，只行走了大概半英里左右就被那些埃及邪教徒作为目标，让斯克芬斯之子杀死了他。

凶杀案发生在一个浓雾笼罩的夜晚。高尔在大概离他家一百码的地方，碰见了斯芬克斯之子豺狼头。这个畜生抓住了这个目瞪口呆的人，把他举起来，然后把他的身体插在了附近栅栏尖尖的铁条上。少校的惨叫声促使了一名警察在一分钟内到达了现场（沿着路走来的调查员可能就在附近，也许正要去少校的家里拜访他），但是怪物已经逃走了。

调查员们到达现场时将会发现警察正在尝试想出怎么将一个人从尖尖的铁栅栏上弄下来；看到这具尸体将会损失0/1d3点san（如果他们亲临现场并且在看到之后表示震惊则1/1d4）。两条铁尖刺从这个男人的胸部刺穿出血来，同时有第三条撕穿了他的右肩。最后，有人决定用一对梯子把他弄下来……

当其中一个警察爬上楼梯解救这个这个“死”人时，他发出了一声呻吟声——高尔还活着！考虑到了他临死前痛苦的挣扎，这将消耗额外的0/1点san。警察们急忙尝试做什么事情来补救，但是移动他必然会杀死他。任何一个做出聆听判定的人都会听到高尔在尝试说什么：“阿巴丹岛……但是它是真的……活的……”然后他死了。（调查员们有充分的理由在之后相信他提到的是在霍林斯沃斯领地里的木乃伊，但是事实上他在尝试告诉他们攻击他的生物同他在阿巴丹岛神殿里看到的雕像是一样的只是它是真的，活的。）目前没有人可能知道阿巴丹岛的名字，但是如果有必要，一次成功的灵感判定也许会提醒这听起来像是埃及的一个地方，并且高尔的军团曾经在1880年代驻扎在埃及和苏丹。

警察将会想要询问调查员们如果他们是潜在的目击者，但是最后将释放他们。由于雾太浓了，没有人看到任何东西，而且这里没有任何线索除了高尔最后那段神秘的话。这件案子同那些雷诺兹和克劳奇的案子一样被搁置了。

巡查官哈里森·克雷杜克和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

直到现在，只有当地的警察被牵涉到这件事情中，但是一桩发生在伦敦街上的贵族凶杀案得到了苏格兰场像其他少数案件一样的注意。巡查官克雷杜克被分配到这个案件上，并且如果调查员们在高尔被杀那晚是潜在的目击者的话，他们将会被他询问。克雷杜克是一个有着超过20年工作经验的警察。他身高中等，体格健壮，胡须剃光。他的衣服久经沙场但经久耐用，同时他总是带着他的左轮手枪并放在一个外套口袋里。这个巡查官全身心地致力于他的工作。被驱使于过度多疑的性格，他被熟知于跟进自己的案件达到了精疲力竭的境地，甚至超过了规定：一旦他知道了谁破坏了法律，无论是贵族还是街上的暴徒都会受到一视同仁的制裁。这样做让他有时陷入了麻烦，但是他的纪录使他的工作得以保留。

尽管只是刚被分派去调查少校高尔的凶杀案，他马上获悉了克劳奇的凶杀案和奥兰·雷诺兹充满疑点的死亡。自从受害者都是被某个人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杀死的时候开始，他确信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案件是有关联的，同时来自相同的陆军军团，同时在一起服役了多年。随着事件的发展——更多的凶杀案发生——克雷杜克变得越来越确定有人要把Buffs军团的所有成员杀光。

克雷杜克一开始认为是第一军团Buffs里的其他成员要为这些死亡负责；在他的名单上重点关注的是上校霍林斯沃斯，他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为了杀死那些人来掩盖一些过去的战时言行不检。一旦克雷杜克知道了神秘的埃及人的存在，他稍后就会开始怀疑到他们。不幸的是，他不能对他们做出行动直到他们其中一名成员因某些犯罪行为被抓起来；直到那时，其他成员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躲藏地点或者采取更多直接的行动来对抗上校霍林斯沃斯。

如果克雷杜克得知调查员们也与第一军团的组成成员进行了会谈，可能会导致他对调查员们进行询问。他将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且将会请求他们分享任何有关的信息。关于凶杀案他能主动说出来的信息只有作案凶手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当然也必须是身材很高。他也将会询问他们关于高尔的遗言，无论他们是否向他解释。

如果调查员们与克雷杜克合作，他将不会打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干涉他的调查，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拘留起来。不用说，他没有哪怕一点的迷信，并且没有时间去听埃及木乃伊和诅咒的故事。然而，他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去弄明白任何明显是活着的尸体（法埃斯的僵尸），他们竟然能自己出现的，这可能会是一个关于调查员们那些迷惑人的理论的“入门”。他可能会确信如果这些埃及人真的是像被揭露的那样的坏人的话，上校和他的家人会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提供一定程度的警力去保护那些牵涉进来的人。

上校霍林斯沃斯

所有早期的路线都会带领调查员们来到上校霍林斯沃斯，这个曾经指挥过的军团的成员正在被神秘的杀害的前指挥官的面前。调查员们将毫无疑问地想要与他交谈。任何他在海陆军俱乐部的好友，尤其是那些曾经听命于他的人，都能提供他的住址：坎达哈大屋，一处位于伦敦北部，汉普斯特德的巨大房产。

如果有问到，这些好友也会说出他们对于上校的印象。这些高级军官和上流人士对于霍林斯沃斯除了称赞就找不出第二种想法了：一个勇敢，献身，聪明的领导者。在那些下级军衔的人（托比·诺顿，埃利奥特·桑斯特和艾伦·佩斯——虽然后者显得更不暴躁）则会发现他是个大声吼人，好战且有时很残忍的人；他是个好的领导者，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严厉而不妥协的领导者。

对霍林斯沃斯进行少量的背景调查需要一个图书馆的判定来梳理出一份旧报纸，研究他记录在萨默塞特宫的婚姻，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霍林斯沃斯在喀土穆事件之后不久就从陆军退休了，然后在汉普斯特德建造了一栋房子，在他参战了一小部分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以英国大胜的结局结束于1880年之后，他给这栋房子起名为坎达哈大屋。在两年内他娶了一个年轻女子，蕾梦娜·（吉布森）霍林斯沃斯，随后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米迦勒（现在3岁）。

坎达哈大屋坐落于汉普斯特德西北部只有几英亩地的地方。这个庄园被8英尺高的砖墙围绕着，只留下一扇大门在前面，通往一条圆环形的驾驶通道；攀越过墙壁需要一次攀爬判定。这个大屋大致位于围墙的中心，在大屋前面有驾驶通道和中央喷泉。一个包含了树，灌木和花圃的花园几乎占据了这处房产后半段的大半片地方。这个花园有着十字交错的小路，且包含了一个凉亭和一个小池塘；这些成年的树木和灌木丛提供了大量躲藏的地方。最后，一个马车房/马厩和一个园丁小屋能在大屋的西边被发现。

调查员们会在门那里遇见福迪斯，一个白发苍苍，戴眼镜且穿着管家制服的高大男人。如果他觉得调查员们看起来受人尊重则他将会让他们进来（一个成功的减半向上取整的信誉判定），但是会让他们在靠近入口的客厅等待。接着他会询问他们为何而来并且把他们的名片传递给上校。

霍林斯沃斯一开始并没有兴趣想和调查员们交谈。只有在阿巴丹岛的袭击被提及的情况下这些爱管闲事的人才会让他提起兴趣；即便如此，他一开始还是会打发他们走——但是会保留他们的名片。在这种情况下，福迪斯回到客厅并带来消息说他的主人“出去了”，并且说明他不知道他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如果通过了一次减半的幸运判定，调查员们可能会在他们的一次拜访中遇见霍林斯沃斯太太。

坎达哈大屋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层楼房。前门的入口处有一条宽宽的楼梯通往一楼（美国人称之为二楼），同时入口处还有一个滑动门连接着一条通向东西的走廊。向西走就会有一个客厅，一个装修豪华的起居室和一个小型的浴室。向东走则有一个游戏室（包括台球桌和飞镖靶）和仆人的房间：福迪斯和桑德斯共用一个房间（福迪斯最近把他的霰弹枪存放在那里），同时琼斯女士和艾贝尔女士也公用一个房间；林奇女士则在汉普斯特德寄宿。朝着底楼后面的方向走去能看到厨房，食物储藏室和一个餐厅，当然还有通向楼上的另一个楼梯。

一楼的组成跟底楼的组成差不多，有一条长长的东西向走廊在主楼梯的上方。向西走有一个家庭浴室，一个楼上的客厅，和一个上校和霍林斯沃斯夫人住在一起的主人房。向东走则是客人卧室，一个给年轻的米迦勒的学习/游戏室，和米迦勒的卧室。朝着大屋的后面走去那里有一条通往阁楼的楼梯，两个储藏室和上校霍林斯沃斯的书房。

霍林斯沃斯的书房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门一直都是保持锁住的，只有上校和福迪斯才有开门的钥匙。在里面是一个端庄的图书馆，一个巨大的橡木书桌，和几个霍林斯沃斯的从军生涯里得来的纪念品：军团的旗帜被放置在了壁炉上方的尊贵位置。在西南方的角落则是一副可怕的景象：在一个大桌子上放着一个装着木乃伊Sekh-T’aut的粗糙的上漆的木制棺材。霍林斯沃斯把棺材盖拿下来后在上面放置了一张大玻璃；举起并且不破坏这张玻璃需要一个20力量的对抗。这具被包在肮脏而腐烂的绷带里的尸体看上去出人意料的小而干瘪；眼窝里只剩下空空的两个洞。看到这个可怕的东西损失0/1d3点san。使用考古学或者埃及古物学判定来进行一次对木乃伊近距离的（拿掉玻璃后）检查后会发现这个木乃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或许更老的年代。再来一次这样的判定会提醒不同于大部分木乃伊化仪式，处理这具尸体的时候并没有将他的内脏从身体内移除；通常情况下这些东西会被取出来并保存到卡诺皮克罐里。那些最初被发现和木乃伊放在一起的卷轴则被放在书桌的底层抽屉里；他们的内容会在之后“杰弗里·约旦”的章节里描述。上校霍林斯沃斯喜欢把一把装满子弹的霰弹枪竖放在这个房间的西北角落里。同时当他没有拿着他的左轮手枪时他会把它放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

阁楼则挤满了大量的皮箱和木箱，里面存放着这个家庭的行李，纪念品和旧衣服之类的东西。从屋顶左右两边的山墙窗向外望去能看到东西方向，而位于前后方的巨大圆窗则能看见这座庄园的前后方。

上校尼古拉斯·霍林斯沃斯和他的家人

尼古拉斯·霍林斯沃斯是一个强壮的退伍军人，他高大魁梧，留着油亮的红棕色头发，胡须和小胡子。由于在他的退伍前夕腿部受了重伤，所以他要靠一根重型手杖才能走动。他展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上去似乎经常让人无条件的服从于他的命令。霍林斯沃斯很容易生气，与他争论很快就会变成大声嚷嚷的争吵如果没有打架的话。对于那些干预到他的事情的人，他会有一个特别低的容忍度；其他他不能忍受的事情包括专横，迷信和不称职。

上校记得许多杰弗里·约旦告诉他的关于阿巴丹岛的邪教，木乃伊和木乃伊的复活预言的事，但是并不想要帮助任何人：他仍然不相信中了诅咒，即使他的人正在被杀害。少校高尔随后的死是一个打击，相似的还有几乎不记得的埃利奥特·桑斯特的死，但是只有杰弗里·约旦受到攻击时才能动摇他的决心：然后他会认识到某些事情已经正在发生了，并且他很可能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直到那时，无论如何，霍林斯沃斯都让警察和调查员们同样陷入了困境，他坚信这些都是巧合或者是穆尼尔·法埃斯的一个敲诈计划。上校好战的性格和他对于最近的凶杀案巧合般的不予理会可能会在一开始指引调查员们去怀疑这件事情跟他有关。如果他们发现他持有着这种木乃伊，他们的疑心将无疑会更加激增。让这些怀疑在巡查官哈里森的理论和穆尼尔·法埃斯的奸计下成立，煽动。

霍林斯沃斯对待他的家庭的安全问题上很严肃认真，但是不想让警察牵扯进来，除非真的有必要。毕竟，一个骨瘦如柴的阿拉伯人怎敢做出什么来对抗一座建造得像堡垒并且有退伍军人居住在里面，更不要说这个军人还有一个由他支配的军械库的房子来呢？只有当被杀的人数增加并且他开始注意到阴影中的豺狼头身影夜晚在他的房产周围阴魂不散时他的决心才开始破裂。

霍林斯沃斯总是把他的手杖那在手里，还会快速地从他的外套或者睡衣便服里的口袋中拿出他服役时使用的左轮手枪。他在没有以上这些的情况下会在有必要的情况下甩出拳头或者抓住歹徒然后把他扔出房子。

蕾梦娜·霍林斯沃斯

上校霍利斯沃斯年轻的妻子蕾梦娜是一个美丽的，忠诚的且通常表现活泼的妻子。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并且卖了几幅画到遍及伦敦的多个美术馆中。她的艺术被忽视太久了，然而，她此时担忧的是有什么东西在烦扰着她的丈夫，同时害怕她的家庭的安危。她的丈夫没有告诉她关于阿巴丹岛的袭击的任何内容，也没有告诉多少她关于他的行军生涯的故事。总是脾气不好的他，最近却变得神神秘秘，她并不清楚他最近做出这些奇怪行为的原因。

因为她很害怕，且感到孤立的蕾梦娜可能会与调查员们分享一些或者所有她知道的事情，如果他们能得到蕾梦娜的信任的话。然而，这可能需要一次或两次的说服判定，因为她需要确信他们不是以某种方式导致她的丈夫现在的困境的原因。同时调查员们也要以某种方式来避免引起霍林斯沃斯的注意，因为他也不喜欢看到他的妻子跟陌生人讨论他们的事情。（守密人可能会需要召唤随机次数的幸运判定来让上校不会愤怒地突然出现在刚刚这个情景里。）

福迪斯

福迪斯是霍林斯沃斯镇定自若的管家。他总是表现得枯燥无趣，严肃，并且很乐意作为管家服务于霍林斯沃斯家与粗鲁的外界之间。没有什么方式的说服或者贿赂能让他来违抗他的雇主们；只有他的主人或者女主人才能让调查员们进入坎达哈大屋。在上校霍林斯沃斯的命令下，福迪斯保管着一把装填了盐岩的霰弹枪，并且在进入夜晚时会拿在手上。如果有必要，这位忠实的管家能随手拿起其他临时武器来作进行霍利斯沃斯家的防御。

其他在房子里的成员

米迦勒，霍利斯沃斯三岁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安静且礼貌的男孩，大部分情况下与他的家庭女教师为伴。由于受到他那专横的父亲的影响，小米迦勒在他这个年龄表现得非常缄默且自制。

除了福迪斯，其他在坎达哈大屋的职工包括：

琼斯女士，厨师。琼斯女士是一位上了60岁的寡妇，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厨师。她也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仆人。

艾贝尔女士，女仆。艾贝尔女士也是一个年老的寡妇。她和琼斯女士表现得几乎像是老姐妹。

（瓦莱丽）林奇女士，家庭女教师。林奇女士刚刚进入她的20岁，在朴素的外表下靓丽动人。她很安静，且致力于尝试教导年轻的米迦勒变得更有表达能力。她喜欢霍林斯沃斯太太和其他的职工成员，但是觉得上校是个欺负弱小的人。

桑德斯，马夫/园丁。桑德斯已经超过了60岁，是一个优秀的辛勤工作的工人。他在照看马，驾驶霍林斯沃斯的马车的同时照看着大屋和土地。桑德斯也许不是很擅长对付调查员们的问题——在大饮一到两瓶从调查员那里得到的酒之后。

在这些后面提到的人员里，只有桑德斯能在大部分的打斗中胜任一些投掷东西的工作，虽然这看起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医生埃利奥特·桑斯特

埃利奥特·桑斯特医生正处于30岁中期，他体格健壮，梳理整洁，有一撮小胡子和一个硬皮的下巴，是个性情偏冷静的人。桑斯特医生在哈利街上有一个全科医学的工作，但是他认为他的专长是心脏。他与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士结婚并且和她有一个年轻的女儿；这个家庭住在马里波恩附近。

桑斯特医生并不天真地看待他的行军生涯。他在那时的财政困境迫使他离开，并中断他的医学学习长达几年之久。桑德斯并不乐衷于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在马上消灭敌人的生命之后接着救治下一个他自己这边的伤员；他发现如此愚蠢的暴力与他格格不入。

作为他的战友，桑斯特并没有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进行联系过，也不希望这样做。他发现那些军官像盲目的傻瓜一样喜好在军队中娱乐，喝酒和赌博更甚于那些他们指挥的生命。他承认霍林斯沃斯在某些方面是个例外，但是还是记得他的蛮横无情。那些他所怜悯的士兵，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愚昧无知，最后的结局只会是受伤，甚至残废。他并没有详细的知道关于阿巴丹岛的袭击邪教行动，但是有听说过上校霍林斯沃斯有一次带队去执行一些“神秘的任务”在他们驻扎在埃及的时候。

不出所料，桑斯特持有一种不迷信的信念。如果调查员们开始跟他谈论关于古老的诅咒或类似的东西，他会转而让他们出去，并且可能会唤来警察如果他们坚持打扰他和他的家庭。

杰弗里·约旦

蕾梦娜·霍林斯沃斯可能会提议调查员们去追踪杰弗里·约旦，细节已在上文描述。相对地，霍林斯沃斯在海陆军俱乐部的好友之一，可能会察觉到上校最近“不随和的”行为绝不同平常：他曾经完全中断与毕生挚友的联系，只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些愚蠢的争吵。最后老战士回忆起这个人叫做杰弗里·约旦，一个在大英博物馆里担任某种职位的学者。

调查大英博物馆，调查员们得知几年前杰弗里·约旦曾经在这里担任过东方文物馆的临时馆主，同时也任教过各式各样遍及伦敦的学院。他住在贝斯沃特的克拉兰敦街上。在那里约旦向他的女房东亨特利女士租用了一个楼上的房间。

当调查员们要去拜访他时，他会让亨特利女士尝试把他们打发走。只有他们坚持要见他，他才会允许他们上去见他。即使这样他会透过一扇关闭着的门询问他们为何时而来，且只有说服才能让他让调查员们进来。

约旦的房间堆满了一堆杂乱的书，报刊，纸和考古小东西：小型的埃及雕像和雕刻品，凯尔特符石之类的东西。约旦看起来很瘦弱，且脸色苍白，这是因为他花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室内。他的头发和胡须过早的表现得斑白，同时带着厚重的眼镜。他紧张不安，神经过敏，容易激动的同时焦躁不已，频繁地抽着他的烟斗，茶和咖啡几乎没有停喝过。在一次观察判定后，调查员们可能会注意到他的大衣口袋里鼓起着一把左轮。

这个慌乱的业余考古学家不情愿地邀请调查员们进去，但是没有提供茶或者咖啡。相反，他要求知道他们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如果他们开始谈论关于霍利斯沃斯，最近的凶杀案和阿巴丹岛的邪教袭击之类的事，一个心理学的判定能注意到他在一瞬间变得很紧张。他声明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已经有几年没见过霍林斯沃斯了，但是他不想看见什么与他有关的东西。约旦完全不肯合作，即使生命可能会处于险境；在此时一个心理学的判定能看出这是他在生活中所惧怕的东西。他声称所有关于诅咒，活着的埃及木乃伊和动物头人身的怪物的事情都是迷信的瞎扯。如果逼得太紧，他会请调查员们出去，不然就威胁叫警察。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合作如果告诉他自己的生命可能会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最初的拜访他只会否认所有事。他和霍林斯沃斯共享着一个罪恶的秘密并且他害怕暴露他的罪行。一个心理学判定可能会暴露他试图掩饰什么东西。

约旦为霍林斯霍斯从阿巴丹岛带来的预言卷轴制作了两份副本：一份使用原版的埃及象形文字一份使用英语翻译，这两份文本都锁在了他的一个书桌抽屉里；只有约旦有钥匙。如果克服力量9的对抗能迫使这个抽屉打开。这些卷轴能被穆尼尔·法埃斯用来复活Sekh-T’aut，如果获得上校霍林斯沃斯那里的原始版本的话（查看豺狼之夜信息#3a和3b）。

当形势对于约旦开始变得更令人绝望，当他开始注意到阴影中的身影正在监视着他的房子时，他可能会转向调查员们求救，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事。如果跟他讲到那些埃及人，他马上会怀疑到他们，并且漠视任何上校受到的牵连：上校，他说到，不屑于承认他的错误了，更别提让他害怕了。如果告知关于豺狼头的事情，或者让他看到了一个，他绝对会变得极度恐惧；他相信他们正在对抗阿努比斯和黑暗之神，看上去预言即将实现。

不幸的是，等到约旦愿意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对于他已经太晚了——具体细节请看下面的部分“约旦和卷轴”。

阴影中的豺狼

这实际上是一系列发生在模组里的事件。法埃斯让他的两个人类共犯秘密地监视他们的预定目标：少校高尔，托比·诺顿，桑斯特医生，艾伦·佩斯和上校霍林斯沃斯。一旦他们得知杰弗里·约旦与霍林斯沃斯——还有卷轴的联系，稍后他们便会把他加入了他们的名单之中。

这些邪教徒很聪明。他们尝试威胁霍林斯沃斯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转交给他们，并且不惜在此之上通过杀人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一开始他们使用恐惧和胁迫。为了这个目的，法埃斯让拜克德或者萨拉马潜伏在他们的目标的家附近的阴影中。这两个男人在执行偷袭时经常带着巨大的遮盖全脸的豺狼面具。他们尝试只让他们的预定目标或者他们的直系家属/朋友而不是普通群众独自看到这些以在他们之中传播恐惧。一旦他们认为他们被看见，这些犯人会逃入阴影之中。

法埃斯可能会时而派出他的一个或者所有的僵尸仆从——佩戴着豺狼面具——去实际地攻击他的目标。在他仅仅希望去恐吓的情况下，他会派出他的人类仆从。

调查员们中谁瞥见了这些身影能进行一次成功的观察判定来辨认出尖尖的耳朵和长得像狗的鼻子。看见这些模糊不清的犬类面部身影将会消耗0/1d3-1点san。除非守密人希望，邪教徒们必须允许在偷袭中摆脱这些追赶，至少在模组的前期。之后可能会上演一次或者两次由伪造的豺狼僵尸制造的有趣的袭击，之后巡查官克雷杜克就会提出凶手终究还是人类。当然，克雷杜克在某些时刻会有一段困难时期来解释这些袭击者表现出来的死人症状的事实。这些木乃伊化的死人并没有什么问题；很容易看出他们是最近被挖出来带上面具的尸体。

有时，然而，法埃斯可能会派出真正的那个豺狼头去恐吓他的受害者，尤其是作为一次真正的谋杀的前奏。一次观察判定可能会将它从早期的身影中区分开来，这个家伙看起来更高（接近7英尺高）。这个生物不会被调查员们抓到，因为它在这个模组里的最后场景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查看“在伊斯灵顿的房子”）。

这里能活用艾伦·佩斯来提醒调查员们，他可能也处在某种正在威胁第一Buffs军团的未知势力的危险之中。

穆尼尔·法埃斯

穆尼尔·法埃斯，在这个模组中埃及邪教徒中看起来最明显的一个，呆在斯特兰德大街的萨默塞特酒店，那里是伦敦市区最繁忙的地段之一。他用自己的名字登记了一个端庄的房间。调查员们可能会跟随着从霍林斯沃斯的庄园里出来的法埃斯而来到这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从霍林斯沃斯太太那里得知法埃斯的名字；一次对于伦敦酒店的搜寻（连同一次减半的幸运判定在每天的搜寻中）能发现他在萨默塞特登记了他的名字。相对地，法埃斯可能事实上正在把调查员们找出来如果他发现他们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并且希望找出他们知道了什么，或许会利用他们来转移怀疑，下文会描述。

酒店的员工并不会很容易就给出他们住客的信息，但是警察介入或者一次小小的贿赂可能会得到一些信息；如果守密人希望，一次失败的幸运判定可能会带来拒绝和/或调查员们给予管理层和/或警察低于期望的贿赂。

法埃斯身材中等，也许有点瘦。他衣着得体，穿着一件裁剪整齐的衣服，带着领带和帽子（但是不是一顶圆筒形无边毡帽）。他留着一撮小胡子，带着一个轻松自如的微笑，这看起来相当英俊。他的声音柔软，文雅且容易使人失去警惕。由于英国的天气，他患了轻微的感冒：他频繁地打喷嚏，咳嗽和吸鼻子。法埃斯白天不携带任何武器，通常只有在晚上，而且只有在他准备去制造麻烦的时候才会携带。当没有没有带武器时，他的左轮手枪被放置在了他放在酒店的行李箱里，他的匕首则藏在一双特制的鞋子里。

像萨拉马和拜克德一样，法埃斯崇拜表面上是古埃及神明，实际是克苏鲁神话的神明：透特=奈亚拉托提普/犹格·索托斯，太阳神阿托恩=阿撒托斯，阿努比斯=奈亚拉托提普之类的东西。只有处在他的邪教中的最高阶成员才能有任何与他们崇拜的不同于古埃及神明的存在进行联系的机会。

法埃斯自称是一个从埃及来到伦敦进行研究和编录各式各样的放在大英博物馆和其他不列颠岛的埃及文物收藏的学者。这个任务，他说到，是一位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的叫做哈里·莫尔科斯的学者委托的；如果调查员们通过电报核查这份“委托”，将会在一到两天内得到回应：哈里·莫尔科斯的确工作在埃及博物馆且他能保证法埃斯所讲的是真的。莫尔科斯也是一个邪教徒，当然尽管如此，他的角色并不在这次冒险涉及的范围之内。

法埃斯自称他在研究期间得知了阿巴丹岛的邪教和预言中关于它的第一祭司的事情。他声称他在那些老兵的日记和村庄的记载中读到了关于那次袭击的报告，同时表达说他已经在埃及的旅行和研究中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事物，所以他害怕那些传说可能有些是真的。他尝试警告上校霍林斯沃斯他可能会面对的危险，但是并没有打算威胁这个男人和他的家庭。当他被“告知”最近几次关于第一Buffs军团的成员被杀害的事情时，法埃斯会假装震惊，同时重申他害怕且担心他们的生命。如果他认为他能利用他们通过如此这般的谎言，法埃斯可能会尝试暗示霍林斯沃斯是个“真正的”反派，声称当他与霍林斯沃斯交谈时，这个老人嘲笑他的同时吹嘘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可能霍林斯沃斯不是一个他看上去那样的普通士兵？他也会说出心中的疑惑为什么上校能只靠微薄的军人退休金来设法支付并建造如此大的一座房子在伦敦的上流社区中呢？法埃斯并不确切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怀疑上校一定藏了什么东西。

如果法埃斯被问及他跟另外两个埃及人的关系时，他会解释到他们是他在埃及博物馆与哈里·莫尔科斯接触时碰到的哈里的堂兄弟。他被指示在伦敦“安置这两个人”：为他们找房子租，为他们找工作，等等这些事。他稍微有点轻蔑地承认他们并不急于找工作。再一次的，法埃斯会尝试将他和任何他可能牵涉到的第一Buffs军团的凶杀事件划清界限。

误导是法埃斯最初用来处理调查员们和/或警方的策略：在保持让他们不确定谁是真正的反派的同时，精心策划指挥他的共犯们去引发恐怖行动和杀死那些霍林斯沃斯军团里的前成员，特别是那些参与过阿巴丹岛的袭击的人。

这里有很多方法来发现他的谎言中的错误。酒店的员工知道法埃斯频繁地发出和接收电报，这些能追寻到他的共犯所在的伊斯灵顿的房子。贿赂或者警方的压力可能对于获取这些通信来说是有必要的。如果这些电报被调查员们截获，他们可能会发现涉及到关于拜克德和萨拉马的活动：尾随并恐吓目标，与法埃斯约定地点，调查干扰，等等。如果他们因此暴露了，法埃斯和他的同伙可能会被迫转移并潜伏直到“豺狼之夜”（查看冒险的最后一项事件）。那些跟踪法埃斯任意大量时间的人可能会最后看到他与萨拉马或者拜克德在城市中的某些地方秘密会晤。然而，幸运或者观察判定可能会被要求用来注意他的动向当他拜访商店，博物馆，阅览室，餐厅之类的地方时；法埃斯必须允许偶尔的观察来注意到跟踪他的人。

法埃斯在萨默塞特酒店的房间里几乎没有留下线索，即使调查员们很可能会想要搜索它。法埃斯频繁地从酒店里离开，所以很容易安排搜索。再一次的，贿赂或者威压酒店员工可能会促使发生一些违法行为。法埃斯的房间在一楼（美国人所说的二楼），同时必须打开或者破坏门锁才能进入。

如果某人在法埃斯出去的时候进入房间，他们有95%的几率移动到其中一个被施放了新咒语“阿努比斯之守护”的石头上，这个咒语模组里有。每次他离开酒店，法埃斯都会放置那些石头的其中一个在门后当他关上门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门被打开则石头会被弄乱；调查员在玄关附近进行观察可能就会发现到这个石头。

法埃斯的房间实际上由两个房间组成：一个小客厅由一张桌子，一个椅子和书写用品组成；卧室则大小适中，有一个梳妆台和一面镜子之类的东西。法埃斯的衣服被整齐地挂起来，他的梳妆日常用品放在梳妆台上和一脸盆水放在一起，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他的行李箱在床下，它包含了一把他的左轮（除非他带着它）和一小本日记；后者基本是空的，除了几页包含了几个第一Buffs军团的成员的名字和地址。这里还有其他地址如大英博物馆，萨默塞特宫（放置公开档案的房子，法埃斯在那里调查过哪些人是第一Buffs军团的前成员和他们的下落），几个伦敦酒店，几个可能的帮助过他获得伊斯灵顿的房子的中介人（查看下面的部分）。如果他们故意刁难法埃斯，调查员们的地址可能也会在之后的冒险中被加入这些名单中。观察判定可能也会发现一个或者多个被施放了阿努比斯之守护的石头，这些已经在前面描述过；这里有大概10+1d10个这样的石头存在。这间房间里没有其他可疑的东西。

伊斯灵顿的房子

法埃斯的两个人类共犯（和他们非人的仆从）正呆在一个位于伊斯灵顿的赫明福德路和哥本哈根街角落处的荒废房子里。伊斯灵顿作为伦敦北部边缘的一个大区，100年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村庄，但是现在可以肯定是首都的一部分。因为远离主干道，它可是相当的宁静和平和。房子在这里很便宜。

这个两层的房子相对于这个城镇上个世纪发生过大量修建房屋的地方显得不同寻常的老旧及破败，同时看起来被忘却了数十年之久。调查员们可能通过跟踪其中一个执行监视/恐吓任务的邪教徒来到这里；允许邪教徒使用观察判定来察觉到有人跟踪他们。相对的，调查员可以通过法埃斯发送和接受电报的地址追寻到这里。

法埃斯从一个当地的房东那里可能以一个最低的价格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租用了这座房子。因为阿瓦德·萨拉马和尤瑟夫·拜克德，他的共犯，和斯克芬斯之子和几个僵尸一起呆在这个房子里，所以法埃斯能以一种极地的风险“优雅地”行走于伦敦社交圈中而不被和这些刺客联系起来。调查员们可能希望追踪到房东那里确定谁租用了它，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发现它是以穆尼尔·法埃斯的名义租用的。

恰如其分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教堂墓地在租用的房子附近。事实证明这对于法埃斯很方便，他袭卷了墓地的尸体并把他们复活成僵尸来为之后他的恐怖行动和谋杀中使用。这些刺客已经挖了两个坟墓（也许更多如果他们不得不制作额外的僵尸）在他们房子附近的墓地后面。他们把他们的踪迹掩盖得很好，在复原了墓地的原貌同时用泥土，树叶和碎屑覆盖了刚被挖过的土地。只有在一次观察之后的一次幸运判定才能发现这些新挖的土地，而且只有在教堂墓地被搜索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萨拉马和拜克德通常白天呆在房子里，除了当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很少有两个的情况）离开去做一些他们潜在的受害者的监视，或者为两个人获取食物或物资时这个房子保持紧锁无论他们是否在里面。

萨拉马和拜克德通常使用电车（运行在伦敦市北边的阿尔德斯门街，花费2便士每天）来作为交通工具除非他们执行的任务有斯芬克斯之子陪伴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躲在一驾私人马车里夜晚出动。前面的那种情况他们留下一个人在附近的车站（巴恩斯布里或者圣潘克拉斯），在后面的那种情况则两个人中的一个驾驶着豺狼头坐在里面的马车。

这两个人主要住在这座房子的底楼，偶尔前往楼上只为使用浴室。入口处有一个通往楼上的楼梯，同时它也是大部分情况下通往楼上的方法。一个位于楼梯下面的门通往地下室，另一个门则通向厨房，第三个门通往起居室。两个人睡在起居室，或在地上卷铺盖，或睡沙发；多出来的衣物被放在一个小行李箱里，但是这里没有其他私人的财物。壁炉在这里被经常使用着，因为这两个男人不是很习惯英国的寒冷，潮湿气候。餐厅看起来很少被用到，因为这两个人在厨房或者起居室吃饭；桌子和椅子布满灰尘且没有被用过。厨房也很脏，那里有一些脏盘子和大量的空的食品罐头，还有从街头小贩那里买来的坛坛罐罐。

在厨房和餐厅的中间有一个微型的餐具室，里面的柜子曾经放置着一些餐桌摆设。然而现在，一个柜子里面放着两个覆盖头部的带有斜着的眼睛的面具，它们每个都有着像咆哮的犬类般的特征；一个生物学，埃及古物学，神秘学或者一半的灵感判定能辨认出这些东西是豺狼，分布于非洲，东南欧和东南亚的食腐犬类动物。一个更进一步的神秘学或者埃及古物学判定能将豺狼与阿努比斯，这个代表死亡的豺狼头埃及神明联系起来；阿努比斯是死亡的审判者，保护者和向导，同时豺狼是代表着他的神圣动物。这些面具不透气且很难从里面看到外面：穿戴者的观察判定减20%。（如果僵尸戴着这些面具去吓唬或者攻击法埃斯的目标，这些面具也会散发出腐烂的气味。）。

如前面一开始所述，这两个人没有使用过楼上。一个带着几扇门的长长的走廊连接着卧室和浴室。楼上的家具很少，且被白色的床单松散地覆盖着。进入这里的入侵者可能会躲在楼上直到邪教徒们再次离开这里。

地下室能从入口处楼底下方的门进入。这个地下室发霉且潮湿。老旧的木头，窗户，木桶和板条箱堆放在面向南边的三个空旷的房间里。

法埃斯把一对僵尸关在面向北边的房间里，并且对他们下达了攻击任何除了法埃斯或者其他刺客外的进入房间的人。他们只穿着裤子和衬衫，但实际上这些无法辨认出来。这个房间有放置着罐头食品和少许装在小型板条箱里的食品的架子，但是那些东西都变质了。

在这三个空旷房间的中间那个，靠在南边的墙的门口处，站着协助邪教徒的豺狼头斯芬克斯之子。它有整整七英尺之高，肌肉发达且看起来很结实。在它的肩上拖着一个巨大的布满了黑色短皮毛的犬科头部；它的鼻子长而尖，它的耳朵几乎是直的。这个生物穿着朴素的罩衫和裤子，衣领被拆开以适应它厚厚的脖子。

第一次在地下室看到这个东西的人将会失去0/1d6点san。这个生物并没有动，然而只是像雕像一样平静地站在那里（它的肉体粗糙而冰冷，但是仍然是肌肉发达的血肉）。事实上，它将不会攻击除非它自己受到攻击。相反，它在等待入侵者离开的那一刻，那时它会追上去并且尝试出其不意地伏击他们。一旦斯芬克斯之子开始动起来，理智丧失会恢复到正常的丢失数值——0/1d8。

斯芬克斯之子带着一个防护护身符用绳子绑在它的脖子上，一个普通的铜圆片刻有阿努比斯的象形文字（一次埃及象形文字判定会识别出它是这个意思）。这个护身符赋予它的佩戴者意志一半向上取整的护甲保护。且不需要花费就能激活它，同时这个护甲数值并不会降低。然而这个护身符伴随着一个诅咒。除非获得它的新所有者/佩戴者/发现者在24小时内把一段特定的祷文念出来，否则这个人从此以后都会开始在每次新月之时做恶梦。这些梦由生动的恶梦般的朦胧的动物头状的身影在金字塔之下进行着可怕的火把仪式和献祭。每个这样的恶梦会损失0/1d3点san，并且它们会持续直到佩戴者走向疯狂，且试图自杀之时。唯一摆脱这个诅咒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新的护身符主人，那个人必须戴着护身符直到诅咒转移，或者一段对阿努比斯的祷文必须在一次小型献祭被执行时被找到且念出来。这段祷文相当地难被找到，也许可以通过数周或者数月在图书馆艰苦地寻找或者多次与领衔的埃及古物学家会见和书信来往得到；这些都由每个不同的守密人自行决定想要怎么做。

约旦和卷轴

法埃斯和他的同伙们不太可能从霍林斯沃斯手里拿到他的宝物，除非绑架他的一个家人并且要求用木乃伊和卷轴赎回他们。然而在伦敦这里有更容易接近的卷轴副本：杰弗里·约旦仍然持有着他制作的副本，同时法埃斯或者调查员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使模组的最后一系列事件得以成立。法埃斯的人会使约旦处于监视之下，这种行为使这个考古学家变得恐慌起来。他会联系调查员，打算透漏他所知道的所有东西以希望取得他们的保护。无论他们是否及时到达来保护他都是另一回事了。

法埃斯派出他的豺狼面具僵尸（也许会制造更多如果有一些已经被调查员们处理掉了）和一个或者多个他的人去杀死约旦并偷走卷轴。除非调查员们干涉进来，这些乔装打扮的僵尸会破门而入，残忍地杀害他，并且拿走卷轴。如果调查员们达到得太晚，会看到约旦残破不堪的尸体并且损失1/1d4点san，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太晚来拯救他了。他们可能，无论如何，都有一次机会去追赶豺狼头的生物或者他们的人类盟友在他们逃跑时。不管结果如何，其中一个恶棍都会带着卷轴逃离。注意到这些袭击者拿走了象形文字的文本，同时也许，调查员中的随意一个的一次成功的幸运判定，会在原处发现约旦的英语版本翻译。

如果调查员们在邪教徒们之前到达，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生物们攻击时在场。他们可能能够杀死这些袭击者，或至少救下约旦，但是僵尸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拿走卷轴并把它们带给等待在外面的邪教徒——也许把东西扔向窗外。相对地，约旦可能会在一开始的袭击中活下来，只是为了成为这些偷东西的刺客在接下来的那晚的牺牲品。

无论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什么事，邪教徒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得卷轴的所有权——无论从霍林斯沃斯或者约旦那里——在冒险的最后一个场景中，令人畏惧的“豺狼之夜”发生之前。一旦他们取得卷轴，法埃斯和他的同伙会丢弃他们的住所并且转移到伦敦北部的一个租来的农场。

阿巴丹岛邪教的卷轴

这些卷轴讲述了一个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一个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小邪教的故事。这个邪教崇拜那些在地球形成之前就存在的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那些古老的力量给予这个邪教的第一位祭司Sekh-T’aut他们的知识；那些其他人在理解后无不完全崩溃的知识。当Sekh-T’aut死去后，这个邪教将他的尸体保存完整，为了实现他曾经说过的他将在未来的某一天在新世界复活的预言。接着Sekh-T’aut会带来这些古老的力量将这个世界重建成他们认为适合的世界。但是首先，根据这个预言，这具木乃伊化的祭司尸体必须从邪教中被偷出来并带到一个遥远的大陆。在那里他的复活才会进行，并且这片大陆将会成为Sekh-T’aut的新神到来前第一片沦陷的地区。一些从卷轴中摘出的有趣片段会在下面列出（查看豺狼之夜信息#3a和#3b）。

这些卷轴中包含的唯一的法术是一个独特的复活木乃伊Sekh-T’aut的仪式。它至少需要咏唱20-意志个小时，消耗1d6点意志，同时花费若干魔法值：每花费一点魔法值，成功的几率将会提高10%。如果仪式成功，Sekh-T’aut的灵魂将会回到他那木乃伊化的身体。

这份卷轴的英语版本翻译需要30-教育个小时才能读完，让读完的人以1d4点san的代价获得2d6点埃及古物学，3点克苏鲁神话和1d6点神秘学技能；象形文字的版本能学到的东西稍微多点：+2d8点埃及古物学，+4克苏鲁神话，+2d4神秘学并消耗2d3点san。

豺狼之夜信息#3a

**阿巴丹岛——卷轴IV7**

我们的神明是那些住在群星中的神明，因为他们在这些群星中非常耀眼所以他们甚至与黑暗同在。无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光明还是黑暗——都是没有意义的。

伊西斯·透特，虽然看不到但是确实他们的上帝。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留意他们所知道的从而来欺骗他们……

提供葬礼的方式；

奈亚拉托提普，黑暗之王，所有智慧的引导者，有着第一个人类，赛特之父的身影。

Tua-T’a，那个所有死去的灵魂必须通向的结局。

豺狼之夜信息#3b

**卷轴IIC内容**

他们的智慧被单独给予了Sekh-T’aut，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Sekh-T’aut应该以我们的智慧从那些身影中得知了什么，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之后还活着”。

在他躺着奄奄一息之时，Sekh-T’aut告诉我们他的预言：虽然他可能会死，但是我们必须将他的身体和灵魂完整地保存下来，为了多年以后他重新返回，虽然不是在我们中返回，甚至不是在我们这片大陆中返回。那些异教徒，他说到，将会带着他的遗体从我们的出生地来到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遥远大陆。在那里，他说到，奈亚拉托提普将会授予一个渴求死亡之神Tua-T’a的人~~wid~~智慧以将Sekh-T’aut从他的长眠中唤醒。接着Sekh-T’aut将会再次复活，同时通过他的复活将会给这片异教徒的土地带来末日。最后再一次的，旧神将会在下达天谴之时,降临到我们这片废墟般的土地上欢舞。

阿瓦德·萨拉马和尤瑟夫·拜克德

阿瓦德·萨拉马是两个刺客中更老的一个，一个留着一撮浓密的黑胡子且有着一双洞察般的黑眼睛的，沉默而阴森的存在。他是个身材看上去蕴含力量，冷血无情的杀手。他极少说话让他看起来像个哑巴。萨拉马穿着一件褪色的黑色外套（没有衣领或者领结）和高及膝盖的靴子。他把一把巨大的匕首放在其中一只靴子里随身携带，并把一段粗壮的绳索放在衣袋里，但是就算他赤手空拳也足以作为一个强大的对手。如果被抓住，萨拉马会假装不会英语，并且将会很乐意为了他的事业而走向邢台。

尤瑟夫·拜克德比他的同伴年轻几岁，但是同样很危险。拜克德是这两个人中更喜欢说话的那个，同时看起来不想萨拉马那样阴沉。他也穿着一件简单的外套和高高的靴子，但是除了他的匕首（靴子）和绞索（衣服口袋）之外他还带着一把小型的左轮手枪放在内衣袋里。拜克德经常吸烟（国产货，现在他已经把他的补给中的埃及牌子消耗完了），而且经常在点燃一根烟的时候给萨拉马点一根，即使萨拉马从来没有要过且从不独自吸烟。拜克德也是个盲目忠于他的事业直到最后的人。

这两个男人有着明显的外国人特征，但是需要一个人类学判定才能辨认出他们的出身是阿拉伯人。额外的人类学或者减半的灵感判定可能会主要到这两个人看起来并不富有且很明显没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怎么租得起一个房子的……？

霍林斯沃斯和木乃伊

早晚霍林斯沃斯都可能会想要去弄清楚他从阿巴丹岛邪教带来的木乃伊是什么东西。他可能会接近调查员们在死亡人数上升之后或者他们能够把他最后要面对的东西的整个事件完整地拼凑在一起。在后面那种情况下，他们必须首先作出一些阐述大致表达出他们知道穆尼尔·法埃斯和他的同伙要为这些凶杀案负责；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他知之甚少的这件事上相信他们。相对地，如果他们持续不断地做出让人讨厌的事情，如果守密人希望的话这件事情将不会触发。

不管事件如何发散，调查员们再次来到坎达哈大屋。如果他们已经与霍林斯沃斯接触过，福迪斯会允许他们进入；其他情况下，他必须被说服才能召来他的主人。

如果上校霍林斯沃斯被召来会见他们，他会直奔关于阿巴丹岛邪教的袭击事件，木乃伊和卷轴，约旦翻译的卷轴和最近法埃斯和他的同伙的出现的主题；他甚至将他们带到他的书房来查看这个被包裹着的东西。如果这次会见是在调查员们的要求下进行的，霍林斯沃斯会像平常那样表现得好斗，同时会见会发生在起居室。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员们必须概述他们的推测和怀疑，强调霍林斯沃斯持续的不合作将会使更多的生命牺牲且至他的家庭于危险而不顾的事实。在他们论证的最后，允许每个调查员使用对话来进行一次说服判定；如果任何一个成功了，霍林斯沃斯会带着他们来到他的书房并且说出如上的所有情报。守密人可以给予那些明确讲到重点的调查员奖励判定点数。

这次会见意见达成一致的结果是霍林斯沃斯从现在开始信任调查员们，且公开收集如何处理这件麻烦的意见。这可能包括警方的保护，调查员在庄园的监视和防御或者任何其他团队能想出来的主意。这个主意甚至可以包括烧掉木乃伊和/或卷轴，虽然另一个说服判定将有必要用来说服上校舍弃他的宝物。

要注意的是霍林斯沃斯的合作有着它自身的限制，那些尝试利用他的举动只会让他加倍的愤怒。霍林斯沃斯是个自负的人，习惯于让所有东西处于他的掌控之下，同时这个处境并不是他喜欢看到的。

木乃伊的其他秘密

当霍林斯沃斯刚从埃及回来时，他带着木乃伊和卷轴到约旦那里，这个学者几乎第一时间就注意到这个木质棺材不合调的底部。令这两个人觉得惊讶的事情是，这个箱子的底部包含了大量的珍贵的宝石和古老的珠宝，被包裹在皮革和布料的填充下。这些东西的出现让他们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霍林斯沃斯从来没有打算从阿巴丹岛的袭击中获得受益；他只拿走了木乃伊和卷轴因为他认为他的老朋友可能会感兴趣。另一方面，他有一堆赌债要偿还，且有梦想着在他的余生中结婚并生孩子。这些诱惑远超他所能抵抗的程度，他要求约旦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一个购买这些闪耀的碎片中的一部分或者些许的买家。约旦不情愿地同意了，交易的进行提供了建造坎达哈大屋的资金。霍林斯沃斯之后再也没有使用过他的不义之财超过这个限度的金额，宁愿只使用他的退休金来生活。如果有人询问他怎么能负担得起资金来建造他这么好的房子，他要么咆哮地说道“他娘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或者小声说道是从某个遗产中获得的然后转移话题，这取决于询问的人跟他的关系如何。虽然很高兴能使用这些钱来开始他崭新的家庭生活，但是他对于这种做法感到非常羞愧并觉得他背叛了他的老战友们，同时心理很矛盾这个交易破坏了他和约旦的友谊即使交易是在法埃斯的出现之前发生的。现在他假定这些埃及人从某种程度上想试图拿走那些剩余的他存放在他的银行的一个安全的保险箱里的珠宝。很明显，这是他想要告诉任何人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约旦而言，他很清楚这些东西应该被放在大英博物馆中，并且出售它们可能是违法的。但是他有自己的资金问题，而且想要从他的朋友那里获得帮助。最终他同意了，拿走了只有极小的一份比重来平息了他的良心谴责。他同时对于这次交易深感愧疚。总是轻视那些被得知以进行破坏谋利的夺宝奇兵，视他们为卑微的渣滓，他现在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对于他真是令人作呕。因此，当几个月后他完成了卷轴的翻译并发现了这个预言时，他已经准备好相信他那些行为是一个灾难的前奏。然而，他也害怕法律对于这次交易的反应，所以他极其地不想跟任何调查员一起合作努力直到这个诅咒表现出比那两个风险更加危险的时候。

托比·诺顿之死

可怜的托比·诺顿在少校高尔死后彻底地活在了恐惧之中。他离开海陆军俱乐部只是为了清空俱乐部的垃圾箱或者跑去执行某些从会员中的一个交代的差事。他尽量在天黑后不外出，但是……

一天夜里，诺顿被要求把垃圾拿到俱乐部后面的小巷里；守密人可能会希望调查员们在那天夜里拜访俱乐部，也许是被诺顿叫来的。他可能甚至会透露他在阿巴丹岛邪教的袭击的故事当他被派去执行他命中注定的差事时。当这个矮小的男人心怀恐惧地进行他的工作时，某些东西抓住了他的喉咙。法埃斯其中一个带着豺狼面具的僵尸抓住了这个可怜的小矮人并用膝盖猛地踢断了他的脊椎。再次地，如果调查员们在场的话可能会听到他窒息的叫喊，或者至少注意到他消失得太久了。发现或者目击他的尸体会损失0/1d3点san。他的脸上停留着恐惧的表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嘴巴大大地张开着（目瞪口呆）。

如果调查员们响应诺顿的惨叫声快速赶到，一次观察判定能侦查出袭击他的人逃入了雾中的夜晚。通过一个幸运或者追踪判定，调查员们将允许撞到这个蹒跚行走的杀手。当他们发现它时，映入眼前的是一个可怕的带着豺狼头的人形生物，需要损失0/1d8点san。这个乔装的僵尸会进行战斗来保护自己，总是寻求逃跑甚于击杀。

不久之后巡查官克雷杜克到达现场并且他很可能会传唤调查员们，如果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同时询问他们关于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无论如何他现在都会确信这些凶杀案是有关联的，提出至少3个军团成员现在已经以某种需要巨大力量的方式遇害了。如果调查员们成功地击倒攻击诺顿的人，克雷杜克会很慌张地面对这个死去多时的带着豺狼面具的尸体。当事情开始往如此匪夷所思的方向发展时他会向调查员们寻求看法，同时可能甚至会开始缓和他对这些超自然现象的解释的观点。

桑斯特医生之死

尽管他将他自己有多远能多远地远离他的军队生涯。桑斯特医生也已经被穆尼尔·法埃斯和他的同伙作为袭击目标。与其他人不同的时，桑斯特在调查员们看不到的时候被杀害在他的家里。

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半夜被一个巨大的噪声从他的房子里吸引到后花园来。当他开始调查时，阿瓦德·萨拉马勒住了他的脖子。这个杀手接着带上了他的豺狼头面具并短暂地（且故意地）将他自己让面向房子方向，让桑斯特的妻子看到她的丈夫。她在看到这一幕后被丢在那里深受打击，且在后来的记录中说道她看到了一个“狼头人”杀死了她的丈夫；更多的追求轰动效应的报纸麻木不仁地注意到了这个信息，并且在头条惊呼道“狼人出现在伦敦？”

警察在这个妻子的尖叫声引来邻居的检查后到达。调查员们可能有一些或者没有接触过这个医生，受限于警察对于他们在这个案子里展现出来的兴趣，他们可能只能从其他警方接触中得知这个死亡。如果目击者至今为止已经见到过了其他被击倒的受害者，看见这具尸体将不损失san。桑斯特也是被勒死的，通过一个减半的观察判定能注意到凶手留下的手的大小痕迹比中士梅杰·克劳奇的案子里的那个要小很多。

豺狼之夜

随着这个模组发展到高潮阶段，将会发生包括穆尼尔·法埃斯试图复活木乃伊Sekh-T’aut在内的种种事情。他首先必须获得上校霍林斯沃斯从阿巴丹岛邪教那夺走的卷轴或者杰弗里·约旦的其中一份卷轴副本。后面那种情况更可能会在大部分情况下发生，虽然守密人可能会策划某种绑架/赎回方案来从霍林斯沃斯那里获取卷轴。

这个事件发生在得到这些卷轴的几个夜晚之后。这些邪教徒寻求的不只是复活Sekh-T’aut，而是制造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来使霍林斯沃斯在坎达哈大屋的庄园变得混乱以让复活的祭司能够逃跑。如果可能，他们会打算做出一个类似“佯攻”的行动来针对艾伦·佩斯，以转移至少一些调查员的注意。一个更危急的分散方法会发生在霍林斯沃斯的庄园。法埃斯自己会躲在离坎达哈大屋小于一英里的树木茂盛的地方，在那里他会举行复活Sekh-T’aut的这项光荣仪式。

对艾伦·佩斯的佯攻

在这个模组的结束之前穆尼尔·法埃斯应该会意识到调查员们对于他的计划是个危险。希望不让他们干扰到Sekh-T’aut的复活，在复活开始前的一晚他会派出他的一个同伙（萨拉马，拜克德，一个乔装的僵尸或者斯芬克斯之子）潜伏在艾伦·佩斯的商店和公寓附近的地方；如果一只僵尸或者人类邪教徒被派去，他会戴着他的豺狼面具。这个共犯的工作就是在商店附近被看到，最好是被佩斯和/或调查员们看到。法埃斯希望这将会让这些爱管闲事的人在接下来的一到两个夜晚里保护这个倒霉的裁缝。

但这并不是全部。杀死佩斯并不是法埃斯计划的最初目的——他的目的只是杀死那些参与到阿巴丹岛袭击事件里的人，来使霍林斯沃斯确信这些东西是他问题的源头。然而，一旦调查员们开始做出让他们讨厌的事情，这将不会花费多少时间他就会发现他们跟Buffs之间的联系。在法埃斯计划进行仪式的午夜前夕的夜里，他会派出他那些乔装打扮的僵尸中的一个对佩斯进行一次真正的袭击。这个僵尸相当地愚蠢，且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杀死艾伦·佩斯之后返回到邪教徒位于伊斯灵顿的房子。如果调查员们没有去保护佩斯，这个不死的惊骇之物就会成功，同时这位谦逊的裁缝会被残忍地杀害。

在坎达哈大屋的主要转移注意力方式

一旦法埃斯拿到这些卷轴，调查员们应该能预料到即将发生在霍林斯沃斯庄园的骚乱。他们之前可能有或着没有获取到霍林斯沃斯的信任，但是现在他真的需要他们的帮助了。法埃斯的计划是在午夜前夕派出豺狼头，拜克德，萨拉姆（如果还或者）和任何剩下的僵尸到达坎达哈大屋来转移霍林斯沃斯和任何保护他的人远离木乃伊；这种情况下，当Sekh-T’aut被复活时他可能会获得一个很容易就能逃离这里的时间段。人类邪教徒和斯芬克斯之子潜伏在大屋的底楼的同时僵尸们会被派去作为“惊动人的队伍”来分心，减弱并杀死任何防御人员；如果这失败了，邪教徒和斯芬克斯之子将会尝试控制大屋的入口，在那里他们会试图杀死任何一个挡住他们路的人。如果他们成功控制了大屋的入口，他们可能会寻求抓取一个人质来让所有人退后直到复活的Sekh-T’aut逃离这里。

取决于霍林斯沃斯和调查员们准备得有多充分，邪教徒们可能会在那时度过一段艰难时期。如果苏格兰场的巡查官克雷杜克被带到这里，他可能会派一些警察在任何允许的时间段在附近待命；克雷杜克自己也必须在这里。调查员们可能也会在场，如果他们获得了上校的信任的话。住在坎达哈大屋里的人也都准备好了：上校霍林斯沃斯在让他的妻子和儿子睡觉之后紧握着他的左轮在手上徘徊于走廊之间；福迪斯在检查门和窗，霰弹枪已经准备好了；还有老桑德斯拿着一把拨火棍在周围闲逛；女仆人们也被送到了她们的房间里以保证她们的安全。

守密人需要怂恿参与进来的成员活用坎达哈大屋的地图来标出他们的作战计划。霍林斯沃斯或者调查员们可能会想要利用到外部的光源，或者站在能看到外面的窗户位置处观察入侵者。另一方面，邪教徒们，将会毫无疑问地利用庄园后面覆盖广阔的花园。

法埃斯的仪式

随着事情的发展，穆尼尔·法埃斯要执行他最后一项危险的任务。他只需要在远离任何直接对抗的地方进行复活仪式。法埃斯选择在一个离坎达哈大屋不到一英里的小树林区域进行仪式。他在午夜到达汉普斯特德，同时开始进行咏唱仪式并至少持续一小时。如果被允许完成仪式，法埃斯会失去1d6点意志和10点魔法值；虽然表面上他会自动成功，但是在1d100判定时掷出96-00仍然会失败。不管怎样，法埃斯将会假定他的咒语已经成功，并且准备在听到Sekh-T’aut复活的新闻后离开伦敦。

对于调查员们来说，他们很难在这个夜晚的仪式中发现法埃斯。像之前规定的，邪教徒们一旦获得卷轴就会进行转移，并且找到他们近乎是不可能的。也许能被一次灵感判定激励，聪明的调查员们可能会想去汉普斯特德的火车站监视邪教徒们。不幸地是，只有穆尼尔·法埃斯可能会使用公共交通，且之后只有多数的调查员做出一次成功的幸运判定才会遇到；双方都要做出观察和/或躲藏判定来注意到另一方的存在和/或躲藏。僵尸和斯芬克斯之子，无论如何，都必须通过一个法埃斯租用的且由他或者另外一个邪教徒驾驶的紧闭的马车来进行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他们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调查员们可能会通过观察看到法埃斯，或者跟随他来到他的小树林目的地。抓获他或者杀死他都能阻止Sekh-T’aut的复活，但是并不能停止他的同伙（那些家伙可能只能在之后得知到他的不幸）的行动。

Sekh-T’aut复活了？

如果法埃斯的仪式成功了，Sekh-T’aut的灵魂将会返回到他那木乃伊化的躯壳中。法埃斯除了知道让祭司返回地球之外并不知道这个仪式完成时会发生什么。Sekh-T’aut，当然，有他自己的计划。

一旦被复活，Sekh-T’aut会在做出任何行动之前先调查他周围的环境。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抛弃掉这具他复活之后呆着的破烂身躯。使用咒语精神转移，他会试图占据坎达哈大屋里的某个人的身体。这可能使上校霍林斯沃斯，他的一个家人，仆人中的一个，或者甚至可以是尝试保护霍林斯沃斯的家庭中的调查员或者警察中的一个。他会尽量尝试快速且秘密地进行这项操作。在他的新身体内，Sekh-T’aut保留了他自己的智力，意志，技能和咒语，但是其他物理方面的特征都要取决于新的身体。被占据身体的角色同样的也保留了他自己精神方面的能力，但是从这个木乃伊化的身体得到了稍微有点受限的物理方面的特征（这很难列举完，比如一双老花眼）。

如果精神转移成功了，Sekh-T’aut接着会尝试逼迫这个被交换了精神的木乃伊对抗大屋中的一个防御人员，希望这个怪物般的不死之物会被不知情的调查员或者警察消灭。这个精神被交换到木乃伊里且在转移中损失了1d20点san的人可能正处于疯狂之中，并且对于他的情况大概没有人有能力与他进行交流。处于新躯体中的Sekh-T’aut，接下来可能会假装陷入昏迷之中，希望他在这种情况下能花费时间来学习他重生之后所面对的崭新的陌生世界。对他的新外表进行“救助”的人将会毫无疑问地相信他遭受到了一次可怕的打击，并且习惯这个人的行为。这些表演都是处在Sekh-T’aut的掌握之中。如果调查员们生疑，允许精神分析判定来确定这个“精神错乱”的人是否有某些东西表现得很奇怪；如果成功，他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个受影响的人的行为看上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或者她有意在隐瞒着什么。如果他们不大量进行几周或者几月的精神分析他们将不会知道到更确切的信息。如果调查员们还是怀疑某些地方错漏百出并且他们试图杀死这个“精神错乱”的人，他们将面对的情景是尝试让维多利亚法庭相信受害者被一个古老的埃及祭司占据了身躯因此必须被杀死；不用说，他们会发现他们的最终结局是被吊死。

如果Sekh-T’aut习惯了周围的事物，他会在这里呆上几个月，不说话，在他假装恍惚的期间，缓慢地学习英语和这个维多利亚世界。接着他会逃跑，如果有必要的话会使用魔法。在接下来的几周或者几月他可能会再次交换精神，希望迷惑那些依然追踪他的人。不久他就会开始采取措施来毁灭英格兰，因此可能会在守密人的计划下成为一个扩展战役的开端。

结算

逮捕或者杀死穆尼尔·法埃斯都会回复1d4点san并获得1d3点信誉，同时每个他的邪教共犯的落网提供额外的1d3点san和1点信誉。如果法埃斯逃跑了，那么无论如何调查员们都要失去1d3点san；如果调查员们看上去很担心这件事，每个他的同伙的逃离可能会失去另外的1点san。

如果调查员们消灭斯芬克斯之子，每人都会回复1d8点san；如果豺狼头逃跑了，每人都会失去1d6点san，同时这个怪物可能会在将来的某天返回到他们身边作祟。每个杀掉的僵尸能回复额外的1d4点san，但是这种方式获得的san最多为6点。

虽然几乎不可能做到，但是每次谋杀的阻住（高尔，诺顿，桑斯特和约旦）都能奖励1点san和信誉。如果霍林斯沃斯在这个模组中生还，他的影响力能给调查员们带来1d3信誉的奖励。，除此之外还有1d3点san；如果霍林斯沃斯的家人从法埃斯的阴谋中摆脱且没有受到伤害，调查员们能获得一个类似的奖励。

调查员的叔叔艾伦·佩斯的命运，也取决于法埃斯的阴谋的进展结果。如果这个裁缝运气不好被杀了，他的外甥将会失去2d3点san，同时他的队友会因为对这件事情表示同情而失去1d3点san；也许，他们的错误判断，就是导致这个可怜男人的生命就此结束的原因吧。

调查员们在冒险中对待警方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信誉。如果他们协助巡查官克雷杜克，回应他的传唤并回答他的问题，也许能叫他来保护霍林斯沃斯军团的成员，并且每个调查员能获得1d4点信誉。然而如果有一个调查员妨碍到克雷杜克的调查，干扰到警方的事务，扣留证物，等等这些事，他或者她将会失去1d3或者更多点的信誉，这取决于他干涉得多严重。被实际的刑事起诉可能会导致2d4或者更多点的信誉损失，这取决于犯罪的严重程度。

当模组结束时，处置这个古老的埃及祭司Sekh-T’aut的方式将变得很不确定，尤其是在他的灵魂可能占据了新的身体的情况下。如果木乃伊复活但是被消灭了，不论谁的精神寄居于里面，每个存活的调查员都能获得1d6点san：至少目前为止来说是这样的，英雄们可能以为他们已经胜利了。如果调查员们之后发现Sekh-T’aut终究还是躲开了他们（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被他占据了身体的宿主发疯似地逃离他一开始所被放置的庇护所），每个人失去1d8点san当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失败了：真正的敌人仍然活着，就在那里，密谋着毁灭他们所珍爱的事物。如果Sekh-T’aut的灵魂真的被消灭了，无论是在他还寄居在木乃伊里面时消灭他，还是杀死他新占据的身体，调查员们都会获得1d10点san。不幸地是，他们会很容易被指控如果他们杀死了那个他们声称是被占据了身体的人。

如果调查员们在占据绝对优势性下成功了，且法埃斯不被允许表演他的仪式，同时在随后做出行动来阻止未来任何人进行这个仪式（破坏木乃伊或者所有的卷轴），调查员们会获得1d10点san以表彰他们出色的表现。